

# 美东游记

一

在一个周一，我在Greyhound 大巴上，昏昏沉沉，半睡半醒。旁边一个花臂黑人大哥正在酣睡。窗外是新泽西北部临近纽约的工业区，烟囱林立。天空是铅灰色，下着绵延不绝的小雨。我一下子感觉旅行毫无意义，只想赶紧回学校把实验做完。

而在距它不远的的一个周三，我们一车三人开在纽约州的高速公路上，四周一片青翠。大家聊起多年以前的八卦，疯狂吐槽，简直停不下来；雨后初霁，空气中的小水珠驻足听我们讲八卦，不小心被阳光照到，显出一弯彩虹。

旅行的意义之一，在于可以在几天里体验到各种纷繁复杂的心情，以及变幻多端的风景。

二

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；我这个外行跑到美术馆，果然是越看越热闹。

《围城》里方鸿渐要去中学演讲，临时抱佛脚看了一大堆书，得出了以下观感：“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，洋人品性圆滑，所以主张地是圆的；中国人的心位置正中，西洋人的心位置偏左；西洋进口的鸦片有毒，非禁不可，中国地土性和平，出产的鸦片，吸食也不会上瘾；梅毒即是天花，来自西洋等等。”

我去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，和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(National Gallery of Art)，从古埃及古希腊的雕像，一路看到毕加索和马蒂斯；然而得出的见解，也好像并不比方鸿渐博士高明许多。以下是方鸿渐式的印象：

希腊雕像难以保存千年，往往断胳膊断腿；罗丹成了大家以后，之前没有完工的许多作品也都拿来展览，看上去像是高仿的希腊雕像。

原来雕像可以有許多副本。我之前还纠结了许久，斯坦福和大都会都有《沉思者》，到底哪个是真品。后来才知道原始作品在巴黎。

文艺复兴三杰之前画的成年耶稣，基本都是歪着个脖子满脸不高兴；乔托（Giotto）画的一副圣母像里，小耶稣胸肌发达满脸凶光，还留着一个板寸头，不知道对于基督教宣传工作有没有起到不利的影响。

国家美术馆里的拉斐尔作品，除了极美的圣母像们，还有一幅勇者斗恶龙。这里的恶龙个子比勇士的马都小。在去国家美术馆的前一天，我看了《权利的游戏》第七集第四集，里面詹姆单骑冲向巨龙。这个情节想必也给了拉斐尔一些启发。

提香(Titian) 等的威尼斯画派，鲁本斯(Rubens) 等几个荷兰人，还有布歇(Boucher) 都爱画女神，尤其是维纳斯和戴安娜。但感觉布歇画的维纳斯，比欧洲平均维纳斯年龄起码小十岁... 我有点觉得布歇就是路易十五时代的御用春宫图画家。

维纳斯-马尔斯-武尔坎的关系，简直像是潘金莲-西门庆-武大郎... 而且武尔坎还姓武。只不过这三位都是神，所以马尔斯没办法毒死武尔坎，武尔坎的弟弟武二郎也不能杀了西门庆·马尔斯，三个人只好不停地狗血下去。以及丘比特到底是谁的儿子？

找到了维米尔(Vermeer) 的一副女像，画中人戴了一副小得多的珍珠耳环，神态恬静优雅。个人觉得这幅《戴小珍珠耳环的少女》比那幅著名的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还稍微优美一些。祝画中人早日找到一副更大的珍珠耳环，同时保护好发际线。

看到了大量伦勃朗(Rembrandt) 的人像，黑色背景，黑色衣服，皮肤颜色也深一些，眼神深邃。这些画想必在技法上颇有可称道之处，但我一个外行看了就觉得：“拍张照片多省事儿...”

说起来，在摄影术精湛以后，许多世界名画看上去好像也没那么厉害了；就像电影出现后，小说里也不再流行巴尔扎克式事无巨细的场景描写了。于是这些传统艺术只好转入抽象的表达与内心世界，接着就越来越看不懂了...

文艺复兴三杰之前，画作们的成像一直有些问题，近景远景挤成一团；从达芬奇一直到新古典主义的大卫，画作们成像清晰，视力良好；从马奈莫奈开始，好像得了两三百度的近视，到塞尚梵高发展到了六七百度，之后画家们的视力就一路差下去。比如蒙德里安只能看到单色方块，杜尚把小便器看成《泉》，感觉已经可以申请残疾人停车位了。

梵高的花束画得清丽秀雅，和我之前以为的他的风格全然不同。

如今许多美术馆都把画作和讲解放到网上，这样一来，去参观美术馆变得像是去歌星的演唱会：你知道现场看不清这位明星，知道现场效果多半不如你手机里的录音棚版本好，知道去一次要费好多工夫和不少钱。但是你一想到那里有朴树本人/一幅达芬奇的画，就忍不住要跑去现场。

### 三

旅程前半段，我们纠集了三个人，杀奔尼亚加拉大瀑布。

伊利湖(Lake Erie) 在Buffalo 附近突然收紧，进入尼亚加拉河，在入河口附近形成瀑布。尼亚加拉河长度只有10 英里，之后汇入安大略湖(Lake Ontario)，重新风平浪静。在尼亚加拉有两个瀑布，一个是在美国加拿大交界的马蹄瀑布(Horseshoe Fall)，另一个是美国瀑布(American Fall)。可气的是，美国瀑布完全在美国境内，因此只有在尼亚加拉河的加拿大一侧才能看到，简直有些“宁赠友邦，不与家奴”的意思。

最核心的旅游项目有三个：在岸上看瀑布；在船上被瀑布淋湿；在山洞旁被瀑布彻底淋湿。

我们跑到羊岛(Goat Island) 上，眼前是马蹄瀑布，与对岸看马蹄瀑布的加拿大人民；在马蹄瀑布的下面，有一轮大而饱满的彩虹。站在高处看才意识到，原来彩虹不是垂直于地面的，而是垂

直于太阳光的入射方向；彩虹的两个脚踩在美国岸边，顶部却伸到了加拿大一侧。之前去了壶口瀑布，景色也颇为壮观。但是看到峡口的一腔黄浊激越的急流，只能想到“风在吼马在叫”，想到我国历史上几千年的痛苦屈辱与挣扎，简直像上了一门政治课。而这里两岸一片青绿，水流清澈，简直想拿矿泉水瓶子接来喝，到瀑布处则是一道白练，使人不觉心旷神怡，“其喜洋洋者也”。

美国和加拿大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推行驶向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游船。美国的叫“雾中少女”（Maid of the Mist），加拿大的叫“喇叭手”（Hornblower）；两艘船在河中相遇时，加拿大游船先鸣笛，好像一个调戏少女的吹喇叭男生。美国的船一路开到加拿大的岸边，加拿大的船则开到美国一侧，两船乘客互相挥手致意，旁边一个傻小子大声吼：“Now we are in the Canadian side!”听起来有一种奇怪的优越感。游船驶到距大瀑布极近的地方，以至于水汽迷眼，根本看不清大瀑布。偶尔一个大浪打到船上，周围人衣服被打湿，一片尖叫。然而我们一行三人对这点小风浪无动于衷。

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水系魔法有抗性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坚持“Cool guys don't look explosions”；只不过我们之前钻了个山洞，浑身上下早就湿透了。这个山洞叫做“风洞”（Cave of the Wind），走出山洞就到了美国瀑布的脚下。刚出山洞时，阳光和煦，许多加拿大鹅在晒太阳，有些还在礁石上做出优雅的摆拍姿势，然而并没有多少人去拍它们。然后我们穿上雨衣和凉鞋，向瀑布深处走去。一开始只是有些水珠溅过来，瀑布就在旁边，许多人伸手去摸摸拍拍水流，和瀑布合个影；走到高处的岩石上，瀑布的一个侧支直接劈头盖脸打过来，打得我后背生疼。在离瀑布最近的地方，水流击打得大家站都站不稳，尖叫狂笑，歇斯底里，一片喧闹。

这样疯玩儿的劲头，断然不是我之前的风格。我几年前坚信，去了一个景点，绝不能和众多游客一样，举起剪刀手自拍；而应该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，思考人生，期待壮丽的景色来当大脑里思想的酵母。然而有的时候开车或者坐车一整天，脑子里空空如也，想要开始思考人生，前十分钟都在想“我该怎么思考人生”，只不过是望着景色发呆；简直像是王阳明对着竹子苦练格物致知。

之后一段时间，我成为了旅游的犬儒主义者，觉得“大海啊都是水，骏马啊四条腿”，瀑布也不过是很多水从高处掉下来，砸出许多噪音；而“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常之观，常在险远”，我并没有征服地球的雄心，不去就不去罢。

但是最近一年来，我不再胡思乱想生搬硬套，强行给旅行找个意义，结果旅行反而好玩了起来。在故宫研究西六宫都住过哪些宠妃，去墨西哥疯狂吃海鲜，去半月湾沙滩上吓唬海鸟，在大瀑布山洞里被冲得站都站不稳，实在有趣。只要自身精力充沛，并且抱一颗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好奇心，各处风景都有趣味。

#### 四

尼亚加拉河长十英里，汇入安大略湖。入湖的地方修建了尼亚加拉要塞（Niagara Fort），曾是湖区的军事重镇，七年战争时英国法国印第安人都在这里打成一团，1812年英军又从加拿大入侵并占领要塞。美国与加拿大已经和平相处一百多年，这里早已没了驻军，而是变成了一个博物馆。

这个博物馆的身份很是尴尬：这里最重要的战役是在英法之间，那时美国还不存在；1812年英军在这里打得极其漂亮，美国人打了大败仗；如果把它建成威海卫一样的“勿忘国耻”的爱国主义教育

育基地，美国人又声称自己在1812年战争最后是获胜方（虽然英国和加拿大也觉得自己战胜了）；如果把它作为“耀我军威”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现在美国和加拿大承平日久，整条边界不设防，实在是耀无可耀。于是气急败坏的博物馆官方决定以客观介绍要塞历史为主，并收费高达25美元，以确保没有人想进入要塞一探究竟。

在华盛顿的美国历史博物馆，叙事也出现了混乱而复杂的情况：博物馆里宣扬美国民主的伟大，讲述美国人民勤劳勇敢，军队英勇善战，同时也不避讳美国对印第安人、墨西哥、西班牙的入侵，以及对日裔华裔非裔的种种歧视。这种客观描述丑恶现实、热情讴歌伟大成就的宣传论调，好像是既无害羞地承认吞并领土的战功，又宣称这都是为了使整个人类更加进步，美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的福音。简直像是当年拿破仑时代法国的自信。区别在于，美国居然一路自信了二百多年，一直变成了如今的第一霸主。

在华盛顿有许多国家建筑物：不知高到哪里去了的华盛顿纪念碑，庄严肃穆并且大理石多到仿佛不要钱的林肯纪念堂，绕着走一圈需要十分钟的国会山，以及规模宏大的二战纪念池。每个建筑都宏大铺张，建筑间也相距极远。相比之下，北京的国家建筑们显得低调得多，一小截长安街就放得下。在华盛顿，处处感受得到美国人民的自豪：我们有了了不起的民主制度。我们有强大的军队。我们有钱，汉白玉再多我们也买得起。我们有对轴对称深深的爱。而在北京长安街，感受就复杂得多：国家博物馆里既有“四千年来古国古”，也有最近一百多年被各种国家教训欺侮的故事；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大会堂往北一公里就是午门，明朝皇帝喜欢在那里打大臣的屁股。因此我走在国会山-林肯纪念堂的中轴线，满脑子却都是长安街，以及街旁纠缠复杂的历史。

唯一相似的，或许就是：长安街上的建筑，也有对于轴对称深深的爱。

## 五

蜀道虽云乐，不如早还家。虽然如今“家”对我有许多个不同的涵义，但我并没有时间做形而上学的思考：要赶紧回到加州继续上学，作业和实验已经堆满了一仓。

这次旅行的遗憾：

两个美术馆加起来只待了十个小时，并且没有去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（MOMA）。

没有提前筹划，来不及进入国会山。

没有时间跑去波士顿和费城。

幸亏有这些遗憾，使我有借口以后再去。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。